



成长·悦读



# 冰心

共享获奖作家独特的文学视野

品味成长季节绵长的青涩与甘甜

获奖作家作品

## 会跑的布娃娃

何葆国◎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

成长·悦读

# 冰心

儿童图书获奖作家作品

Bing Xin  
BINGTONG TUSHU JIANG  
HUOJIANG ZUOJIA ZUOPIN

## 会跑的布娃娃

何葆国◎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会跑的布娃娃 / 何葆国著. —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3.7

(成长·悦读)

ISBN 978-7-5068-3627-2

I. ①会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8098 号

## 会跑的布娃娃

何葆国 著

---

丛书策划 尚东海 武 斌

责任编辑 成晓春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

字 数 210 千字

印 张 11

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627-2

定 价 22.00 元

---



成长·悦读

# Contents 目 录

会跑的布娃娃 / 1

病 / 3

与贼同行 / 5

女儿的心 / 8

君子协定 / 10

荣誉的失落 / 12

逃学 / 14

老师·学生 / 16

命运敲门声 / 18

反 抗 / 21

八月盛宴 / 24

他会回来 / 27

丢 失 / 30

转 椅 / 33

数字化生存 / 36

现在几点？ / 38

儿子要回来 / 40

坐升降机的猪崽 / 43

极度惊吓 / 46

苏老板的手提包 / 49

我爷爷一生的三个片断 / 52

砍头货 / 55

贺年片 / 57

冰棒 / 60

为什么叹气 / 63

报恩 / 67

他和他的遗像 / 69

谦虚 / 71

钱教导 / 73

白痴天才 / 75

熟人不行生份礼 / 77

鸡瘟 / 79

她嫁给了一个瞎子 / 81

几十年如一日 / 85



成长·悦读

# 目录

Contents



成长·悦读

# Contents 目录

- 绰号 / 87
- 密码与保险 / 90
- 免费午餐 / 92
- 边走边说 / 95
- 百年论战 / 98
- 像我的人 / 100
- 我丢了 / 103
- 向老栋贺喜 / 105
- 为老昌坐几年牢 / 109
- 梦游做贼 / 113
- 邪树 / 116
- 公厕轶事 / 119
- 市井笔记二题 / 121
- 擦鞋 / 123
- 电话杀手 / 125
- 球仔圆头 / 128
- 秀水婆 / 130
- 哑巴的儿子 / 132
- 康师傅 / 134



成长·悦读

- 老同学三题 / 136
- 客子娟 / 140
- 避 祸 / 142
- 尴 尬 / 144
- 都是捡来的 / 146
- 爷爷的一生和一座庙有关 / 148
- 查无此人 / 151
- 该死的助听器 / 154
- 纪念品 / 156
- 网上的爱情 / 158
- 讨债记 / 160
- 骂人更值钱 / 162
- 死人也疯狂 / 164
- 世象快递二题 / 166
- 夫妻气象学 / 168

# 目 录

Contents

## 会跑的布娃娃

小燕有一只矮她一头的布娃娃，布娃娃的屁股上有个小开关，只要一打它，它就会呜呜呜地哭起来。两年前，小燕三岁生日时，妈妈为她买了这个布娃娃，当时它跟小燕长得一样高，小燕很爱它，从来不舍得打它。

去年十月，小燕的爸爸和妈妈吵架吵得很厉害，就离婚了。小燕听说妈妈到一个叫做“美”的很远的国家去了，她跟爸爸一起过。爸爸在工厂里上班，每天回家都是皱着眉头苦着脸，小燕看了就很害怕。不久，爸爸上两天班，就要在家里歇好几天，他一个人在家里喝着酒，喝得满脸红扑扑，常常抓住小燕打屁股。开头小燕还哭，渐渐她就不哭了。她忍着疼痛，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，抓起布娃娃，摁在床上就打它的屁股。布娃娃发出一阵阵哭声，好像是在求饶说：“别打了别打了，我再也不敢啦。”小燕打得手酸了，才停下手来，她感觉到心里好受多了。这样，小燕就养成一种习惯，只要爸爸一打她，她就回房间来打布娃娃。

这一天中午，爸爸从厂里回来，嘴里呼着酒气，走路摇摇晃晃的。他一进门就叫小燕拿拖鞋过来，小燕动作慢了一点，他伸手就在小燕的屁股上打了两下，说：“去死呀！”小燕痛得不敢叫，眼泪汪汪的，快要掉下来了。爸爸倒在沙发上呼呼睡着了。小燕跑进房间里，抓起布娃娃，狠狠地打。布娃娃的哭声一声比一声高，小燕一边打一边说：“看你还乖不乖？乖不乖？”布娃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好像脸都肿起来了。它的哭声越来越难听，干号一样拖着腔，渐渐哭不出来，原来是没电池了。小燕把布娃娃扔在地上，模仿爸爸的声音说：“去死呀！”然后又学着爸爸的样子，背着手，气咻咻地走出房间。

小燕一个人在家门口玩了好久，她不想再玩下去了，就回到房间里。这时，她发现地上的布娃娃不见了，四处找起来，还是找不到。她想，布娃娃一定是被她打得太痛，受不了，跑了。这样想着，小燕就很难过，呜咽着说：“布娃娃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再也不打你了，你回来吧！”小燕在家里四处找了一遍，走出家门继续寻找。

小燕的爸爸在沙发上睡了一觉，醒来后发现小燕不在家，就出门向邻居打听有没有看见小燕。邻居一个十岁的男孩告诉他：“小燕说她的布娃娃跑了，她到街上找布娃娃去了。”小燕的爸爸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想，这孩子真是的，布娃娃怎么会跑呢？准是你自己想跑到街上玩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！小燕的爸爸到附近几条街道找了一遍，没有找到小燕。天渐渐黑了，他感到了一些不安，返身跑回家里，小燕还没回来。他不得不上街继续寻找，找了一夜，还是没找到。他回家找那只布娃娃，居然也没找到，果真布娃娃是跑了？小燕找布娃娃去了？他越发感到不安了，心里直懊悔不该打小燕。

第二天，小燕的爸爸到派出所报了案。有人给他出主意，让他到电视台做个寻人广告。这样，小燕的爸爸就上了电视，他含着眼泪说：“小燕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再也不打你了，你快回来吧！”他手上抱着一只新买来的布娃娃，“你看，你的布娃娃也在等着你呢！”

第三天，一大早，咚咚的敲门声就响了起来，开门一看，小燕的爸爸愣住了，警察阿姨正拉着小燕的手站在门口，小燕怀里还抱着她的布娃娃。小燕被打扮的漂漂亮亮，连布娃娃都换了一身新衣服。爸爸猛地将小燕抱在怀里。

回家了，小燕很高兴，但更让小燕高兴的是，从电话里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，妈妈说只要小燕乖，过年妈妈就回来来看小燕。

晚上，躺在自己床上，小燕甜甜的睡着了，两个布娃娃安安静静地陪在枕头边。

小燕和爸爸都不知道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两个布娃娃手拉手绕着熟睡的小燕跳起了舞。

## 病

晓南生病了。

爸爸对妈妈说：“今天你别去店里了，在家陪陪孩子。”晓南躺在床上，听到这话，高兴得差点笑出声，赶忙扯上被角堵住嘴巴。

晓南太高兴了，这个星期天，妈妈终于留在了家里了！去年初，爸爸和妈妈不到厂里干活，自个儿开了一间店，便天天忙得像星球大战一样。每天早晨，晓南睁开眼时，他们已经走了，只在桌上留下一张永远一样的字条：

面包和可乐在冰箱，吃饱了，快去上学！

这叫人多没劲呀！

有一天，学校要在晚上开家长会，晓南放了学便一直坐在门槛上，眼睛不停地往街口张望，他多么盼望爸爸和妈妈早点回来，最好像神仙一样一下子降临在他面前。可是，天黑了，妈妈才提着一只烤鸭，急匆匆赶回来大声地说：

“晓南，你饿坏了吧？妈给你煮面吃！”

“我不饿，我要爸爸去参加家长会。”晓南委屈地忍住眼泪说。

“傻孩子，你爸挣钱要紧，哪有闲空？”妈说。

“挣钱，挣钱，你们就知道挣钱！”晓南连连地跺脚。

妈笑着问：“挣钱不好吗？有了钱，就可以给你买好多东西呀！”

“你们一点也不爱我！”晓南愤愤地撅起嘴巴。

“怎不爱你呢？你看，妈又给你买了烤鸭。”

“我不吃！我不吃！”

最后，妈妈为哄晓南吃晚饭，不得不答应了他的条件：下星期天带他去海上乐园玩。可是下星期天过了，下下星期天也过了，爸爸和妈妈都没带他出去，这个“下星期天”要“下”到什么时候呢？爸妈一直忙，不要说带他出去玩，连在家陪陪他都做不到！这个星期天，如果不是因为晓南突然半夜生病，妈妈会留下来陪他吗？

这时候，妈妈坐在晓南床边，眼光温温柔柔地看着晓南，这使他心头洋溢着  
一股暖流。

“吃了药，好些了吗？你要吃什么呢？晓南。”妈妈轻轻地说。

“妈，医生治不好我的‘病’。”

“傻孩子，说什么话？”

“真的，不骗你。”晓南坐起身，双手搂住妈妈的脖子，趴在了妈的肩上，“妈，我们去海上乐园玩，我的病立即就会好！”

“怎么？你不是生病？”妈惊讶起来，眼睛大大地盯住晓南，一只手掌放到他额上，摸了很久。

“你没病？”

“我，我，没病……”

原来，晓南的“病”是装出来的，为此他闭着眼吞下了一把家里常备的苦药片。但现在，这一招被妈妈识破了，那些苦药片白吃了……

“你呀你，哼！我去店里，不管你了！”

妈妈生气地说完，又把晓南孤零零地抛在家。

晓南孤独地坐在床头，想到爸妈只顾挣钱而不理他，想到自己的“计划”破产了，越想越伤心。早餐他没吃，中午他也没开冰箱拿东西吃，晚上爸妈回家时，他躺在地板上，浑身发烫，嘴里喃喃说着：“我，我病，我没病……”

这一回，晓南真的病了。不是装的，而是千真万确病了。

## 与贼同行

早在春节时，小兔就跟爸妈外婆有了“三国协议”，放暑假到外婆那里过。今天是放暑假的第一天，小兔高高兴兴地搭上了班车。本来，妈妈准备送他，小兔学着电视上的人物夸张地叫了起来：“天啊，我还是三岁的小孩吗？”爸爸在一边笑道：“咱们的小兔十五年前就断奶了，你还想给他一个奶嘴呀？让他自己去闯吧。不过，”爸爸转身对小兔说，“到你外婆书洋镇的车上，小偷很多，你要多长一只眼睛。”小兔咧嘴叫道：“小偷很多，那太好了，我帮你抓几个回来！”当警察的爸爸笑而不答，只是刮了一下他的鼻子。

小兔找到了19号位，他原以为是在窗边，其实18号位才是在窗边，已经坐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，正拿着一张晚报看得入迷。小兔想跟他调位子，但不好意思说，只得把帆布包抱在怀里，先坐了下来。那小伙子放下了报纸，转头问道：“先生，你到哪里？”小兔忍着笑，他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正经地叫作先生呢，不过，他一下子对这个彬彬有礼的同座有了一些好感。小兔说：“我到书洋我外婆家。”那人说：“我也是到书洋。”小兔不善于跟陌生人拉呱，一时没有话说。那人说：“你的包可以放到行李架上嘛，来，我帮你放上去。”说着就站起身，要拿小兔的包。小兔连忙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”他起身踮脚，把帆布包放到了行李架上。小伙子说：“现在治安不太好，你要留心一下包。”小兔点点头说：“我知道。”这时，车上位子坐满了，开车时间已经到了。司机坐进驾驶室，扭头跟售票员说了几句话，就发动了汽车。小兔想，再过一个半小时就可以见到外婆了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。



大巴车开出了市区，上了通往书洋的省道。汽车在奔跑，小兔的心也在奔跑。突然，嘎的一声，车停了下来。小兔探头一看，原来是几个警察拦住了车，他一眼看见爸爸走了过来，莫非这车上有贼？他转头看了看车上的人，看不出哪个人是贼。爸爸和另一个警察走上了车，小兔张口想叫爸爸，但爸爸给了他一个眼神，他立即心领神会地没有出声。爸爸和那个警察在车厢里走了一趟，显然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，就下车走了。车又开了，旅客们议论纷纷，都说现在的贼太多了，真叫人防不胜防。小兔听着大家七嘴八舌说个不停，忽然身边的小伙子捅了捅他的腰部，低声说：“听见了没有？把钱放好，最好用手按住。”小兔心里紧张了一下，连忙用手按住裤子的口袋。那小伙子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”小兔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

汽车到了南坑站，上了一个中年人，只见他额头上有个刀疤，像个感叹号似的，它一下子提醒了小兔：得留心他。刀疤脸的眼睛在车上飞快地膘了一遍，然后向车后走了过来。他走到了小兔身边，就站住了，半个身子靠在小兔的座椅边上。小兔一惊，悄悄把左边口袋里的钱拿出来，放到右边的口袋。右边是那个小伙子，他觉得这样要安全一点。那小伙子又拿起了晚报，翻开了新的一版，一边看着一边对小兔说：“你外婆年纪多大了？身体还好吧？”小兔说：“我外婆去年刚从小学退休，她练了好几年气功，身体好得很呢。”小伙子说：“你外婆是章老师吧？”小兔欣喜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小伙子笑笑说：“书洋人都认识她，她还教过我一学期。”小兔骄傲地说：“我外婆教了三十年多的书，桃李满天下呢。”小伙子点着头，突然站起身说：“我到了，就在这里下车。”他忙叫司机停车，大步走下了车。小兔坐到窗边，跟那小伙子挥了挥手。小伙子在车下说：“再见，代我向你外婆问好。”刀疤脸挨着小兔坐了下来，小兔警觉地看了他一眼。刀疤脸不太自然地对小兔笑了一笑，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火烧火燎地叫司机停车。车还没停稳，他就跳了下去。这使小兔感到奇怪，他急忙一摸口袋，糟了，钱不见了！小兔尖声叫了起来：“我的钱被偷了！”售票员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肯定是刚下车的那个刀疤脸。”司机把车停住，说：“我跟你下去追，快！”小兔和司机跑下车，往刀疤脸跑去的方向追去。他们跑了几十米，看见前面有两个人扭成一团。原来是刀疤脸和那个小伙子，小兔愤怒地冲着刀疤脸喊道：“快把钱还给我！”刀疤脸扭住了小伙子，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叠钱，小兔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

五百块钱，那上面还用一条橡皮筋绑着，他一下子呆住了，钱怎么会在这小伙子的口袋里？刀疤脸把钱还给小兔说：“你看看，有没有少了？小朋友，你太轻信他了。”小兔盯着小伙子，又惊讶又生气，说不出话来。刀疤脸用手抬起了小伙子的脸，嘲笑地说：“你这点水平就想瞒过我？小伙子，你还嫩了点。”司机说：“真没想到他是贼，快把他送派出所吧。”正说着，一辆警车飞驶而来。小兔看见爸爸从车上走了下来，惊喜交加，只见爸爸大步走了过来，拿出手铐一下子就铐住了刀疤脸。小兔惊叫了起来：“不！他才是贼！”刀疤脸对小兔笑笑说：“小朋友，你也太轻信我了。”爸爸正色地对刀疤脸说：“我们找你两年多了，早上刚刚接到线报，说你从外地潜逃回来。你没想到这么快落入我们的手中吧，老圣？”刀疤脸淡淡地说：“如果不是发现有人偷了章老师外孙的钱……你们恐怕没这么容易抓到我。”爸爸扭头对小兔说：“你还扬言帮我们抓贼，倒是自己的钱被贼偷了。”小兔指着小伙子说：“是他偷了我的钱，他帮我追回来的。”爸爸笑道：“我忘了多带一副手铐。”他一把把小伙子拉到刀疤脸身边，推了推他们说：“走！”小伙子看了刀疤脸一眼，压低嗓子说：“你真是神偷老圣？这回我可要跟你好好学几手。”这个叫作老圣的刀疤脸一咬牙，狠狠踩了小伙子一脚说：“我正想改邪归正重新做人，你却想堕落！”小伙子嗷嗷叫着痛。刀疤脸转身对小兔说：“小朋友，代我向章老师问好，我没学好，没脸见她……”小兔愣愣的，他感觉到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象是一场电影，他在里面充当了一个角色，但是现在没人给他导演，他不知如何演下去了。爸爸把那两个大贼和小贼推上了警车，回头对小兔说：“小兔，你们也该上路了，到了外婆家马上打个电话回来。”小兔点点头，他知道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了。

## 女儿的心

大厅外满是接人的牌子，塑料牌、纸牌，甚至还有铝金牌，象一片森林似的。一块很低的牌子引起我的注意，那是一块纸牌，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：“接爸爸”。

举着牌子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，她穿着一件旧的碎花连衣裙，洗得很整洁，大大的眼睛在人群中不停地搜寻着。

我好奇地走到她面前，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怎么一个人来接爸爸？”

“我爸爸从日本回来，”小姑娘没头没脑地说。

我猜测小姑娘的爸爸是在日本留学，正打算告诉她今天没有日本来的航班，但接机的妻女来了，也就顾不上跟她多说了。

一年后，我又出了趟远门回来，航班抵达时，已是夜里十一点多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没让妻女来接机。

走出大厅，我的眼光一下子就定格在那块熟悉的纸牌上：“接爸爸”

字是新写的，但跟一年前一样歪歪扭扭，小女孩还是穿着那件旧而整洁的碎花连衣裙。她好象一点也没长大，我发现她大大的眼睛显得空洞而痴呆，茫然地看着走出来的人们。

“小姑娘，小姑娘，”我走到她面前，连叫了她两声，她都木头似的没有反应。我不由提高了声音：“小姑娘，你爸爸呢？”

“我爸爸要从日本回来，”小姑娘声音黯哑地说。

我心里叹了一口气，走了。

在回市区的民航巴士上，我恰巧和一个在机场工作的老同学坐在一起。聊天时，我说到了那个接爸爸的小姑娘。老同学说：“那个小姑娘呀，机场的人全认识她！她几乎天天晚上都来，听说她爸爸几年前到日本打工，一去就杳无音信，她妈一直病在床上。”

“我看这个小姑娘八成是疯了。”老同学下了结论说。

我坚决地说：“不，你不懂得小姑娘的心。”



## 君子协定

小马走出卢老师妻子办的早点店，迎面碰上了大牛。两人不敢说话，只是交流了一下眼神，便彼此心领神会，好象地下工作者似的。小马回头看了一眼店里，只有大牛一个顾客，尽管大牛有那么庞大的体积，可是小店里还是显得有些空空荡荡，毕竟只有一个顾客啊。小马心里有些着急，他走到了路口，忽然看到大头浩正在另一家早点店门口张望，准备到里面吃早点。“大头浩！”小马救火般叫了一声，快步跑到大头浩面前，两眼盯着他，用法官的口吻问道，“你忘了我们三个人的君子协定吗？”

大头浩面露难色，说：“卢师母的早点实在……不好吃。”

“好吃怎么啦，不好吃又怎么啦？我不管这些，我只要你履行我们的协议！”小马绷着脸，好像很严肃的样子。

大头浩嘟囔着，转身向前面卢老师妻子的早点店走去。小马一直目送着他，直看到他走进店里坐了下来，才松了口气，大步走向学校。

三个月前，小马就知道卢老师的妻子下岗了，卢老师家境本来不好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小马很为卢老师焦急，他立即把这一“不幸消息”告诉给最肝胆相照的同学大牛和大头浩，要他们一起为卢老师想想办法。大头浩的老爸是一家国营小厂的头儿，他自告奋勇回家找他老爸帮忙，可是一问才知道，老爸厂里也开始裁员了，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人下岗。三个人一碰头，不由连连叹气，真不明白这世道是怎么啦。卢老师是教政治的，他在课堂上说过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“毒瘤”，怎么一不留神，“毒瘤”竟长到卢老师身上来啦？十几天前，小马偶然发现